



得不俗的成绩。除此之外，他的围棋棋艺在绘画圈内数一数二。几十年来，游走于画室、讲台，徜徉于东方、西方，游刃于国画、油画……他始终悠闲又坚忍地守望着，潜心画着自己喜爱的题材，自信、从容，编织着属于自己的梦想。他的油画创作，并不讲求物化的形象，而是从东方的思维方式出发，以带有禅宗意味的宇宙观投射到画面中，在线条和色彩的交织下诉说情感深处的感动。站在人文精神的立场上，关怀着世界，挖掘不同的美，将此展现给观者。他还以此为根基，从中国文化中汲取养料，向水墨、瓷器、书法、纸上油画、散文诗歌等艺术形式伸出枝芽，逐渐长成了一株大树。为时代留下了一段独特的、个性化的审美。在黄阿忠看来，中西融合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叠加组合，而是“外师造化、中得心源”的自然体悟和时代使然。



从东方的思维方式出发，以带有禅宗意味的宇宙观投射到画面中，在线条和色彩的交织下诉说情感深处的感动。

## 追求“写意”

祖籍上海崇明的黄阿忠，1952年出生于一个手工艺者家庭，从小热爱美术的他一直到青年时期才真正进入专业领域学习。乘着全国恢复高考的时代春风，黄阿忠终于有机会圆梦，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学习。儿时理想，一朝梦圆，从此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绘画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属于“一条道走到黑”，始终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，一以贯之，不会受环境的影响，不会因流行而改变，更不会迎合市场的需求，任风吹雨打，我自为我，始终坚持自己的“丹青梦”。

上海戏剧学院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对于上海美术界来说是很具有影响力的一所院校，它拥有一批包括闵希文、孔柏基、陈钧德、廖炯模、方世聪等教授在内的师资队伍和很强的艺术创作力量，还培养出了一批在上海在全国乃至在国际上富有影响力的学生。那时候的上戏对学生的色彩训练是独有一功的，学生们的写生作品色彩鲜艳响亮，而且水平整齐，在当时享有“上戏现象”美誉。黄阿忠每日浸泡在这样的一座艺术院校里，加上他的勤奋和聪慧，三年的学习生涯使他获益匪浅，进步迅速。

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从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毕业后不久，黄阿忠于1979年参加了早于北京《星星美展》半年的上海的《十二人画展》，此展在当时的上海颇有影响，这也成了他在画坛崭露头角的开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当年参展的12位画家不仅是当时上海美术界勇于走出创作禁区的弄潮儿，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不断惠泽上海美术走向当代的精神导师。之

后，他进入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，在执教的同时潜心创作，直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迎来了创作的第一个高峰。特别是《静物》系列，成就了属于其个人的绘画语言与独特风格。在这些精彩的画作中，往往所描绘的花卉说不出品种和名称，只是一些依稀可辨的形状、轮廓，有时就是一团色斑或朦胧的光影。最特别的是，它不是靠写实的方法支撑起来的，而是和相邻的色域、形状、线条共同支撑起来，通过色块的平面堆叠，造成了一种绚烂、静谧、诗性的空间。

毋庸置疑，这类具有东方美学品格的静物作品，在技法上追求中西结合，在精神上则追求东方古典主义的诗意美，正如黄阿忠本人所说的那样：“静物一直是油画教学的一项课题。从西洋画历史来说，它的发展是有脉络可寻的。我背靠着中国文化，于是我又要找寻中国花卉画的脉络。我发现，中国画是有一种写意精神的，于是，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，我笔下的图式、色彩、内容、精神都发生了变化。比如色彩上，原来很奔放、外露，现在有了不同的感觉，因为中国文化讲究含蓄，于是画得收敛了一些，但许多构成的东西就要加强了，画面上会有许多莫名的东西，似是而非，但又能让人感觉到很多，这就是一种东方哲学的体现。”

可以说，黄阿忠“写意”的油画风格的建立正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并在21世纪初期达到成熟和完善。以“桌上的器皿”“静物系列”为代表的静物画反映了他这一时期的艺术特征，他在静物画上吸收了塞尚、勃拉克、毕加索、莫兰迪等艺术大师对造型的处理，以及马蒂斯的主观性的色彩运用方